

吉石齋叢書二集

音注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先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

考文公廢與文公之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私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

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地即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復扶又切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而已惟有一言而已善且後何疑也成闢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闢勇果者也與景公言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

亦能為之我何為畏之哉。觀古竟切一音闕。盡心下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言欲有所為當若須淵無幾成醜不

○謂國上有為不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明公

者辟若掘井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今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為善國勝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書選篇也瞑眩藥以人疾先使瞑眩積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富精熟德惠治音早指言人

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無疆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乎仁蓋不虛去。丁玄案論語無此語其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為論語文也誤之。

順莫詢切眩音縣又作眩胸音同勝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季子

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

欲使子問於季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公父也然友世子然

友之鄰問於季子孟子歸季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不亦善乎也問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于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

禮故使獨行之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

年之喪齊疏亦綴也飭粥粥也齊音資疏所居切飭諸廷切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禮記則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

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故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

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

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已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且志曰在尺而

直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

孟事

父兄百官見於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以恐我不能盡於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好呼

然笑復之鄰問孟事孟事曰然不可以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之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

哀感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章也章尚之風必偃是在君子

上之所欲下以

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存世子以身帥之也然笑反命世子曰然我誠在我

身欲行之也五月君廬盛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一曰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及至葬四

居喪不言也異姓司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四方諸侯之

見世子之惟粹哀感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音

言 勝末末問

為國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

道也。民事不可緩之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問

穀

詩，邶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晝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問

無休已。索，桑落。切，緇音難。堅音棘。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齔乎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爲也

義與上篇同。罔，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

者至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

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

而貢勑人十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

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藉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弄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

也猶人相借力助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龍子有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

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

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多取也

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類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

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為民父母使民時時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

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眈眈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與也

言民勤身動作然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乎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眈眈說文五亂切亦四覓切亦作眈許乙切養餘亮切皆同昏如字

夫世惡在昔焉。罔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

賢者子孫必有士之義也滕固知行是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

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勅人財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古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雨于付

切。田此觀之君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育禮教

音效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秋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老者老教者教以禮

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道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字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莊範曰辨倫攸序謂常事所序也。射神夜切。容

篇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

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有行三王之通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古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後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勝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其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去起呂

切事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亦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

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虛井也

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

差故可坐而定也。汙鳥路切又音烏

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編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即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

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國屋二十而稅一特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

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實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一

五畝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受田

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

兼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知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

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音黜萊音來草田曰萊。因死徒無出

鄉肥磽也。不出其穢易為功也。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

也周禮大宰曰八司以任得民守也非助祭也疾病相扶持扶持扶持扶持以太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

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田緣公田八十畝其餘二

十畝以為虛無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遠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

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別彼列切曰養去聲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必聖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熟惠潤澤之則在滕

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農禮義勸民事止經界鈞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有為神農之言者許

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來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

政願受下廬而為氓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

遠方之人願為氓野人之稱許行音來公與之處其徒數

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文公與之居處舍文宅

衡又下孟切下同踵之懽切氓止庚切

也其徒學其業者也

渴貧也。捆猶叩掾也。織履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履屨席以供食飲也。衣於既切下同。捆音關。掾音卓。擊也。陳喪之徒陳

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

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

二庚切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于焉。棄陳良與也

與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

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為賢者與民並耕

而食雍養殍而公況少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

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

具其食兼治政事自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

孫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曰然

相曰然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曰否許

子自種之曰否許

子衣褐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素織之若今許子冠乎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素織之若今許子冠乎

曰冠素

與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曰許子

奚為不自織

孟子曰許子何曰害於耕

子以釜既爨

以鐵耕乎

相曰自為之與

治鐵陶瓦器邪

以粟易

陶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

粟者豈為厲農夫哉

且許子何不為陶治舍皆取諸

其官中而用之

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不憚煩

械器之物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治陶治亦何以為

之其官宅中而用之何為反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

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勝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

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夫入之事有小人入之事且入

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

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

義也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

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食人音嗣食於人如字又朱

如字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

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

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未平

木盛故草木湯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亦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

曰禹敷土石土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禹疏九河

瀾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

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瀾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

三過其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得耕也

搜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事為后稷也

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

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人育也

信

司徒得人教以人事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

放勳

勞之來之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

德之

放勳堯名也遭水火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臣正直其

目音駒或作曰

誤朱本又作曰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重喻

堯以不

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

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

不治易為己憂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

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哉亦不用於耕耨

天道蕩蕩乎夫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不克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

之首哉德也乎魏魏平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魏魏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魏魏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

與音豫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又如字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

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蒙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良

生於楚北楚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蒙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林之

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

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

三年然後歸

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家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任而

切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在漢以灌之秋陽以暴之

鳴鳴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

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繁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身之五月六月成盛陽也鳴鳴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

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強其文切暴暴木切鳴音某今也南蠻與駮古之人非

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

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駮鳥耳駮博勞也詩之七月鳴駮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

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駮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駮子反切毛詩作鵙魚首頌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為不善惡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

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統是人而學其從許子之道道亦為不善惡矣孟子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
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後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博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偽詐不欺愚小也長短謂尺丈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賈音嫁一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

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

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壁石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

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履也小細履也如使同賈而責責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為者耳安

能治國家者也。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教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放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教以匡

之也。莖音師又音灑山綺切比音鼻。或相倍莖而無莖者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

之也。莖音師又音灑山綺切比音鼻。或相倍莖而無莖者

見孟子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辟音壁夕音關。

孟子曰吾固

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

辭却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見音現注不見同。

吾聞夷子墨

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

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

所賤事親也

我聞夷子為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此為非是而不貴

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節足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

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田親始

之夷子各也言儒家曰古之治

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

徐子

以告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其子與愛鄰人之

之故謂之愛同也此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且天之生

物也使之二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

委之於壑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他日過之狐狸

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

人此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萬壑裡而掩之掩之誠

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類類也此泚

類類也此泚

出此此然也見其親為歡處所食形躰毀敗中心慙故汗此此然出於
 鑽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藟稊龍車之屬
 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蝼蛄
 姑或作蠹與蟻同謂蟬蛻也音留又一說云蛄蛄即蟻姑也蚘音蚘最
 楚怪切此七禮切脫音詣藟
 力追切裡力知切雨楚洽切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
為間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
 告夷子夷子憮然者憮然也為間者有頃之
 間也命之為言受命教矣。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終墨
 子立同贊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憮音悔

音注孟子卷之五



音注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一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

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

侯有來聘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僅得行道可以輔致霸則主乎志能也枉尺直尋

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信音伸。因不見諸侯何義也。因且志曰彼祭從先祖孟

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字苑

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

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愈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

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焉守死善道非禮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况何君子而不待其招且直事安有諸侯者何為也。因齊景公田不至取非其招不往也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昔者趙簡子使

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不獲下禽嬖奚反命曰天下

之賤工也趙簡子善射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或

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反命之強而後可強

一朝而獲十禽其文切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朝得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掌主也使王謂王良良

不可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謂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

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

則能獲十禽要與小人也

不習於禮。射食亦切

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

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矢。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御者且羞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雙矢同乘，故請辭。舍音捨。

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大御者尚知耻羞，此則言不以此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

之。謂陳代志為也。凡三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

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在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肖就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為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魏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素

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熄音息。子墨子曰：是

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

此當以義匡中 則當婉順從人耳 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 此二子從君 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 安得為大丈夫也。

音母 女音汝 居天下之廣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

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貴不能

淫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謂天

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 大道仁義之道也 得志行正與民共之 不得

志 隱居獨善其身 守道不回也 淫亂亂其心也 移易其行也 雖挫其志也

三者不感乃可謂大丈夫 章指言以道匡君 林禮不違稱大丈夫 阿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周霄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周霄魏人也 問君子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得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 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 三月一時

所求而不得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儀賢

無君則弔 明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怪乃弔

無君則弔 明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弔 於三月無君

無君則弔 明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弔 於三月無君

何其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

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

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

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絜也夫人親執絜

繅之事以率女功木服祭服不成不質肥脂也惟蠶也言惟繅繅之士

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

宴借也人也不亦可乎乎○案昔次口盛音成繅素刀切此武求切

必載質何也何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

為昔為匹夫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

如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總本晉也故周書曰我

此君子何為難仕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為不為仕也口難乃

六子生而願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此。命媒妁之。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

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之。始音酌。隙夫道功。丁六謂媒妁。比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宋曰為去聲。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而

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自其正道。是與鑽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

女。人之所賤。故非為也。惡烏路。切下比口同。
彭更問曰。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泰甚也。彭更孟

子。子怪孟子。徒眾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什奢者泰也。更古衡切。從才用切。傳自感切。孟子曰。非其道

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泰乎。簞音也。非以其道。一司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為泰乎。此章因簞食可

食而食。食志食功乎。子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食之食。比音。似餘如字。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食之食。比音。似餘如字。

世謂仕無功事而曰未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
虛食人者不可也

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孟子

言凡入皆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輿人與人作車者

交易則補食於子之所有矣用禮禮攻木之工也梓匠輪輿是其四者
餘也羨似一面切又餘見切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

輕為仁義者哉入則率親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

子何尊彼而踐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

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為梓匠志於食此亦但志食曰

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

何平食功乎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為曰有人

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

作破碎一且盡地則復變幾之此無用之為也然而其曰否彭更曰曰

音及故求食則可今曰否言武安切與謾同曰否不食也曰

則子非食志以食功也孟子曰如是下果食功也。章指

國之所尊後風易俗其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

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楚齊楚何也。四

則如之何孟子曰夫告湯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

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

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無姓之國故縱無道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

亳民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

黍稻者奪之不殺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

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

書遂篇也仇然也言湯所以代

叔叔為伯怨其害此 為其殺是童季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四之民皆曰湯不貪

也。為未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

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去者不變誅其君

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

載亦此言湯初征天也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 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

一若湯再出征十一 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

君來我則無罰矣 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去

者變木也 奚胡也。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東

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若時雨降民大悅國 有攸不惟

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

單食盡糗以迎其小之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

上矣

從有彼以下道為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

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悔念執臣子之

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於

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匪服下。大誓義

大誓言古尚

當在能能以盛誓影作匪古字借用下同

揚侵于之疆則以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大誓言古尚

篇之時大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應為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

取于殘賊者以張伐殺之功也民有單食盡糗之歡此於湯伐紂為有

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尚書大誓言為得得不行王政去

充學子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言古大誓也

兩荀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

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章夏宋迫於齊有楚不得行行政故于為陳躬湯周

齊楚焉。章指言伯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

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未由也

曰子欲于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不勝宋臣。曰我明

語子。曰吾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

楚人傳諸孟子假前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曰使齊人

傳之不勝曰曰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

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楚衆人咻之者謹也如

也莊獄齊街里各也多人與之數年而自齊也。咻音休謹也子謂

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者長幼卑

尊皆薛居州也誰與為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

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作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如使在王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則之時工當誰與為善中一以平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

此列國皆借地自稱王故曰宋王也。音字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

誰曰白也在也不自黑也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

義

怪孟子不肯每朝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

孟子曰

古者不為臣不見

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

段干木踰垣而

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孟子言魏文侯曾申公何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大甚迫斯則可以見之辟音避內音納

陽貨欲見孔子

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

孔子矚其亡者心不舒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子

夏畦

脅肩諂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若勞極甚於

子

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矚音矚

大性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

仲夏之月谷野皆在園之勤也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由是觀之。由是觀之。由是觀之。由是觀之。

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

養正氣不以私也。子路指言道異不諱。治斯強之段。洲已其。觀之無。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報然不接。傷若夏。睦也。

惻隱之心非人。也。關。由是觀之。無。三之。所大欲可知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

我後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轉。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去。關。起。呂。切。

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

何待來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惡。當。即。止。向。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

此類者也。章。止。言。從。善。改。作。止。而。待。且。知。而。為。之。罪。重。於。公。都。以。聲。言。猶。攘。雞。多。少。心。血。變。異。自。新。速。然。後。可。也。攘。如。羊。切。

公都

子曰外人比稱未予對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

者也如辯言子好與湯墨之徒辯爭。好呼報切。下注及文比皆同。

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

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

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窟

天下之生民以來也故有亂也

一也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居下者於樹上為巢居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也堅崖岸而營窟度之以為窟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尚書卷之四也水逆行洚洞

無崖故曰洚水洪大也。洚音絳又下江切。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

注之海駢蛇龍而放之道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洚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直水流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

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

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君更與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汙池棄五

有 取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說為教寇之行沛

草不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一曰衆之謂非禁之府也

○音怪汙音烏說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

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

至於孟王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

猶舜放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

多方曰王不自奄。相息亮切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石故也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

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

六顯明士道武王天下維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世衰道微邪

皆行正道無虧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

作諸侯故恣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

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

說以干諸侯上揚墨之徒無尊卑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橫去聲為于為切下同不明儀曰庖有肥

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

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廐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

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和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

懼閉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淫放也

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說與上篇同

必從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治也周公兼

害人之極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說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

敢承此說已見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險詖之行以奉禹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險詖之行以奉禹

○該音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所謂

能言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出者也。○音其指曰。夫墨出

及汙聖賢若其是豈得不辨也。○丁。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

蠶食蜜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

季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

璧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巨壁。季大指也。比於齊國之

者耳。非大罪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對食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

下惡用同。

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路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某也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路之徒使作也

具死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蠶以易之也匡章曰

之何傷哉彼仲子身織屨妻辟蠶以易食宅耳細績麻曰辟紳麻曰蠶。與音壁蠶音盧曰仲子齊之世家

也兄實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

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

陵孟子言仲子齊之出卿大夫之家兄名馘齊和食米於蓋原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害其親其故不義之實於於陵

音蓋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已頽頽曰惡用是馘

馘者為哉他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馘而振之已仲子也頽頽不悅曰安用是馘馘者為乎馘馘馘鳴之聲

已音紀頽切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

至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

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

所類類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鮠鮠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履。蠶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亦土之操。取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而法。是以孟子喻以立蚓比諸巨擘也。哇於佳切。母食音嗣。

音注孟子卷之六

音注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乃古之明曰者蓋以為黃帝時人也黃帝立其方之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此能視於百步之寸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負公輸子魯與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師曠之聰不以六

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

自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

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

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

後法也。問五。問注同。

以自行但於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嘉樂之篇愆

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嘉樂案詩作假樂。未之有也詳見四四四然而不王者

云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

直不可勝用也蓋已口力續以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知審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目力

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心加惡於

人之政則天下披覆衣之仁也。西後五百富勝去聲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

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謂曾不知以食牛于秦是以惟仁者且在高位而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上

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守

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

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

國存者僥倖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

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且下無學賊民

與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

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

之道當進吾君於善善難為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百陳

善法以禁閉邪之邪心是為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

為賊其君也。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因由先王禮義為要不在位猶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季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

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用規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垂舜而已矣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者也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其謂桀紂不其謂幽厲

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也蓋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勢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湯之篇也勢之所鑒視近在夏治之世耳以前伐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勢之所以上也。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為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前伐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勢之所以上也。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為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謂也詳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也○以仁其失天

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伐夏桀居國謂公侯之

與不仁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保安也四體身之四

章指言及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慮必及及身自土達下其道一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

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反其仁已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已敬

人直之切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可

也必行勤躬福則至矣○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栢營也。又之。然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

身無以為本也。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孟子曰為政不

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巨

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

德教溢乎四海。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

溢於四海之內。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嚮善。孟子曰天下有

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

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小德小賢

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

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舜故曰天也。莫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

之為而為者天也。

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言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其命

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魯事也

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

於先師也命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

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

下矣文王行仁政以移勢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天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人之

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差之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篇麗億數也言於帝

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勢之美士執裸也之禮

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眾

將事於京師若歲子者庸且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敵。今也欲無敵於

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

執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為

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

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

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濁足矣自取之也孺子

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濯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其幾乃如此。浪音弟夫人必自侮然後

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也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菑音災

之人先自為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攻故曰伐也○夫音共下同大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已曰外篇論說同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故慎而巳如臨深淵戰戰兢兢也孽魚列切○此之謂也詳見附一無思不

服○孟季白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

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鹽菜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

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

所惡安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

為淵戩魚者獺也為叢叢戩爵者鸛也為湯武戩民

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

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押下獸樂壙野毆之則歸其所樂類值七靈三

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歐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
不王不可得也。走音奏。嬭音精。為子為切。下音同。歐音舉。鷓諸廷切。
埤音卑。嬭音平。嬭別名。○**罔**民歸之猶水之就下也。○**罔**今之欲王者猶七年

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

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如至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
如至七年病而求三年時艾當

方田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也艾可以
為灸人病乾艾益善故以為喻喻亦仁者亦及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

死亡矣詩去其何能淑載芣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
之篇淑音也

載芣音有相也朝則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波瀾之道也○章持
言水性潤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歐使就其君三年之艾蓄而可得一時

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

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
與有言有為○

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

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昭公舍從及傷其節由居是者是

暴棄之道也。舍音皆。往同。月。人之安字。○孟子曰道在邇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爾近也道在近而慮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

長近取諸已則爾而易也。長其長並張文切注及下同。○孟子曰居下世而不獲於上

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

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

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

矣言又求上之意先後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者未之有也。是故誠者天之

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息。不可親狎。故曰未

有能動者也。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為貴也。未之有也。詳見圖。然而不王者

云。季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讓國避紂之世雖之隱居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居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者

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有子當隨父。請

侯有行末主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七

年文王時難故以表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大

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章指言善養老者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

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為政以勉諸侯使庶幾於行

善也。○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

於其德，而賊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也。孔子以辨求不能使從善為之多

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士

也。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

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地不務修德而

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次也。音草，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且其亦行

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上食人肉，罪不容死，以。孟子曰：存乎人

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上食人肉，罪不容死，以。孟子曰：存乎人

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上食人肉，罪不容死，以。孟子曰：存乎人

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上食人肉，罪不容死，以。孟子曰：存乎人

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奄其惡

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
在人之美惡也。眸子音

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奄其惡
中不正則眸子瞭焉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此

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瞭音一此音耄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隱也此

言察自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言指言目為神候精

○子曰

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者不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

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人之
行好侮奪人之君有貧賤之性相人不順

從其所欲安得為恭
儉之行也。惡音烏

恭儉豈可以聲言見矣貌為哉

恭儉之人

儉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言見之哉。章指言人君
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儉明比德忠信奪之惡何由王之而錯其心

準才見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準一也齊人也尚禮男
女不相親授。與音餘

孟子曰禮也

禮不親授也曰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禮不親授也曰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禮不親授也曰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嫂溺見見嫂溺水則當以手
援援之否耶。援音爰

曰嫂溺不

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堪出見是為豺狼之心也

男女授受不親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曰告亮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

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亮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

曰天下溺援

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

者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章指言權時

○公孫丑曰君

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季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

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

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

相夷則惡矣

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夫一說曰父子反自相

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天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

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

焉身予而教不欲巨責以是言也又予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孟

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善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夫不義則

孰不為事親事親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身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

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

請所與問有餘曰去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

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請所與問曾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
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茹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
曾子之法乃為至孝也○章指言上孝養志下甚養體曾參事親
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竹先歷切徹直列切○孟

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適過也詩去適之義論我問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後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

能正君之非法度也適音謫注同問古真切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止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正君使推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修將何問也季子曰有不虞

之譽言有求全之毀唐虞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毛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

至遂至沒弱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勝將楚君難固金鼓之

譽與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微也答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季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

耳矣人之轉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章指言言出於身即不及古

不惟其責則易之矣易以政切季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

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

雖時然後言畏夫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季康

魯人樂正克子孟

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

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見音現

見我乎

孟子見其來也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樂正子

何為其克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子

曰昔者

克曰昔者來至音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今乃來我出此言亦

其宜也孟子重受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曰

舍館未定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

事長人之太綱樂正子好善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

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子敖齊之貴人左師王驪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饋啜也

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不隨從貴人無所注正故言不意子但饋

發也。章指言學子則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先置窮處餽發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子而子空口空樂正子也。餽發孤切亦音哺發音昌浚切。

子學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一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一不義一不孝也家公負親

老不為後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

也君學以為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

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舜受堯二丈夫三不孝故者所聞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三者。禮樂之實節文

失其節而文其禮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此生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

也禮是足蹈節手舞曲也。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

於神明况於歌舞而能自如美益有諸中形於外也。朱曰惡去聲。

五

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
 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歸己為樂號泣于天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以下順親意為非人
子底致也豫樂也故瞽瞍

頌父也盡其孝道而祖父母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草
指言以天下之皆富為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幼頑昏頑底豫而欣天下
化之父子於親故稱大德者必
百世無疆此際也底之爾切

音注孟子卷之七

音注孟子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

也

生於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夏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來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也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畢津畢父王墓近於畢郢也

地之相去也子有餘里世之

相後也子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

土地相去子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至文王千二百歲

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為百王法也○

於周繼其義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國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渡之也○

刑注司案者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石徒枉

成十二月輿梁成氏未病漲也

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

由病苦也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與深出口杜音江

君子平其政行

辟人可也焉得人之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

日亦不足矣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

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之不足以足之也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

首入君由天天不家無是故子在渡入孟子不取也辟人音闕亦如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其芥草也也臣緣

其心所執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之

若果也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

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

為服口禮為之為于偽反下為如字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

則為之服矣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

人道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今也為臣諫

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

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

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其族親也極者窮而困之也遇臣

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德若影隨孟子曰無罪

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鳥鵲不害仁鳥鵲遊此之謂也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故必從之

○古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也○古章指言君臣之

○古章指言君臣之

○古章指言君臣之

孟子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孟子曰：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曰：中也。○孟子曰：中也。

養不中才也。○孟子曰：養不才，故人樂有賢人，元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孟子曰：中才也。○孟子曰：中才也。

可矣不欲其已甚泰過也。○章指言語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喻精距門者也。○孟子曰大人者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

果行其所欲行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

所在。○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之行下

孟如字。○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

親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

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真正大人也。○章指言人之所

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

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孝子事親致養未片以爲大事送終

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當不愧。○孟子曰君子深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

也。○造之報反。○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深其

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

之

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
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音指言願子必根原如性自得物
來能名指來不感君子好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說約也博博廣詳也也詳與文兼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
至至義遠反於樸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天有能服人者也
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天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

有也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以服以善是養
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

而王也音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孟子
在後其身是理乎王去聲末之有也詳見四然然而不王者去

子曰一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此言比自有
實以善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治中直也不善之實其何等也蔽賢之

人直木不善之實也音指言非賢賢受上賞蔽賢者不顯賢者故謂之不祥
也音指言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
音值不同

於水也徐子曰徐詳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孟子曰源泉混混
之也音指言

混不舍書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之取爾言水不舍書夜而進盈滿利以放至也至放四海者言原水也也以况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舍音捨抄力柱反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

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也。澮音古外水卒集大溝澮澮皆盈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無本之故

反涸下各反故聲聞過情君子取之人無本行無得善聲令反涸下各反故聲聞過情君子取之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

義我倫序也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心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音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辟害其間不

希眾人皆然君子則不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強其文地辟

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美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成儀狄而絕

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美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成儀狄而絕

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美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成儀狄而絕

曰酒書曰湯執中立而無方執中正之道惟賢達立之不問其從

莫執才主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

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也而不致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邇猶

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

事出易文武所行事也不合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而

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子車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

春秋作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晉之乘楚之

檇音刺檇音北檇音兀○本檇其檇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

曰其義則血竊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與於田

賦與詩之事因以為名檇檇者語凶

之類與於記惡之戒曰以為名春秋以二始卒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相文五伯之盛者故達之其文史記之也孔子自謂

切取之以為素主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切亦聖人之謙辭○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明

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

優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優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

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逢蒙學子射於羿盡羿

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羿有窮也羿逢蒙羿

○孟子曰亦羿有罪焉罪非不擇人此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

罪鄰人使子濯孺子為衛而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

羿將歸自田家奴殺之。逢蒙
丁既並專江切從逢逢下江切
故以下
爭喻之

孺子曰今日我疾休不可執弓吾死矣夫

孺子與大夫復公皆

大夫疾作瘡疾。惡音烏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康公之斯

曰吾生矣僕御也孺子口吾必生矣其僕曰康公之斯衛之善射者

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康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

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

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也其德本所出必不害我也。之他強漢河切辟音伴康公之斯至矣

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

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

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康公之所至竟如孺子之所言也

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五子是以明君之罪假使如子程孺子之得尹公之他

教之何由有達蒙之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中而蒙其頭也西子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

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入當自尤以仁義乃為善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

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言天下萬物之情性高順其故則利之也

改反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把柄為柄捲非把柄之性也。括音杯捲立圓切所惡於智也

為其黷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虛空無事之度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若不用妄攻作作事

物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度必為大智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

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一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誠

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

○公行亦有

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

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

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

孟

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

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

以不悅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

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易也云以禮者惡子

裁而外順其辭也

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何意

事出骨所傳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

獨止。教。五高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存在此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

必反之己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自

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士來加我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

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

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無義之人

老與禽獸何擇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難乃巨切。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也

朝之患也乃若所謂則有之也人也我亦人也舜為

法於天下可聖併於世我由天免為鄉人也是則可

憂也君子之憂不始堯舜也。蓋仁也者憂之如何如

舜而已矣而後可改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士

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下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下朝橫來之患非

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禹穆當平世三過其門

而不入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

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

子賢之季子曰禹穆顏回同道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

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子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

是其急也禹稷顛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顛子尚之易地也其心亦然

不在其位勞勞其矣。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

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

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負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為

復走赴鄰人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際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則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禮

問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

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

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女貨財私妻季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絲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於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

乎情解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類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夫

章子于父責其善不相遇也責其善朋友之道也父

子責其善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于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

恩之大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武為得

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

子有母子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其設心

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章子張設

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為為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罪言是則罪益大

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章指言在音得罪出妻屏子上

不得養下以責己眾曰不孝其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

寇至盍去諸盍何不去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曰無寓人於我

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

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我

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寇退曾子度左右

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

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

忠敬如此而先生冠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歸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衍曰

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

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元主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曾從門待七十

人舍言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與音與子思居於律

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後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尅難孟子曰曾子事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

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曰曾子

血子以爲二入同道曾子

為武成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國于思殺少也又為曰季實為臣
當死難故不去也子與曾子易處同然○音指言臣當嘗等師有餘

謂得其宜○天隨○與子易地則○儲子曰王收人問夫

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瞶視也果能也謂子曰王

有異於眾人之容乎瞶古莧切又音閉○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

耳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

愚體別頭負足人善惡如一○齊人有一妻妻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厭食酒肉而後及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

富貴也良人夫也善無富貴者夫詐其妻告其妻曰良人出

則必厭食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

嘗有顯者求吾將瞶良人之所之也妻疑其詐故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幸之東郭墻

欲視其所之

間之祭者其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厭祭是之

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墻間郭外氣間也其祭者所餘酒肉也。施音施注同又音易墻音墻

歸告其妻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

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

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也為妻妾不知如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古用也則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利達者皆以

枉曲之道居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為妻妾所羞為

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

異也。章句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

正道非徒言猶羞况於國人著以為戒取之甚焉

古法新集卷之二

音注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 凡九章

萬章問曰辨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問

仕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壟山之時 季子曰怨慕也 言辨自怨慕見父母見惡之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

則舜怨乎 言若法當不怨如是婦何故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辨往

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

知也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

故誅于旻天焉非爾之問不得其善也故曰非爾所知也 辨之不可

為則吾 而妻則吾既得聞命矣又辨之不可臣克則吾既得聞命矣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怨 怨無怨之貌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怨無怨之貌

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自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於父母自當怨然豈可助怨然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切又音界我竭力耕田其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牛舍屠備以事舜於畎畝之

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牛舍屠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金車

牛羊使得自有之堯與曰魯降二女不見九男二女于時尚書凡百二十

篇逸書有舜典之敘立失其文孟子諸所云舜事父母及逸書百篇

獨冊宋以亂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渾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猶晉魯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後見也求渾

音善後皆故此不見音現此章下見皆皆同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殳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

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殳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天下之士悅之

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

於父母其為一也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

人之所欲貧人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

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言為人所

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於將見障愛於父母為同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

艾有事孝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思

慕也人少年少也其美斯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執中執心恐懼也及乃人之情○好此章惟此字呼敬切餘並如字大孝終

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

老萊子七十而慕不五綵之衣為樂不見解富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

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而位在上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章指言大孝百行之本無物必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

於其父母曰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萬章問曰詩大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

也宜莫如舜舜之不言而娶何也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也

合信此詩之言何為
違禮不告而娶也
手率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發人之大倫以對惡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且發人之大倫以怨對於
父母也○對惡直類切○**萬**內則父子以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韋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

而不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先告以辭是相言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妻七祭反○**大**謂往于田

則吾既得聞命矣又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亦

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萬韋曰父母使舜完廩捐

穀毀椽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完治廩屋也階梯也使舜

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揜不其已下故毀廩也使舜

浚井舜入而即出揜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一省音綠

又音旋揜與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象舜異母弟也謨蓋覆

掩同浚音浚牛羊君廩之奉故謂之君威比皆績功也象三言謀覆於君而
之若皆我之功發與父母分神之有限於善者故引其功也牛半

父母倉廩宗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于戈朕琴朕張朕二嫂

使治朕于楛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弓也天子曰彤弓赤也天子曰彤弓也天子曰彤弓也天子曰彤弓也天子曰彤弓也

禮及彫如字或作彤字誤東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

鬱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在牀鼓琴今得然乃辭曰我鬱鬱陶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

舜曰推茲臣庶庶汝其于予治推此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為好言

曰笑而不知也象順辭以答象也與音餘注及下者與音同

憂亦憂象喜亦喜象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真喜言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之行至誠而欲喜以悅入矣

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其之反命曰始小魚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被然

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子孟子言不古云不諱不諱喜也因為說子聖以

喻之子產斃子國之子也孫備大也天人也校人主也治小吏也國則在在水廡梁之貌洙泮也校人主也治小吏也國則

所出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

而食之曰得也夫何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

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計其

愛兄之言來向非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音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

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辨也車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乘其象於有車或有人萬章曰樂流法於子

幽州放也兇于崇山殺毛由子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庀

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曰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

弟則封之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曰仁人

之於弟也不藏如心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

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一門是也

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世問曰象不

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筮其稅焉故

謂之放豈得見於彼民哉象不得放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

得賢者亦示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

以政接于有庶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辨以兄弟之思欲常常見

待朝其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感於自至京師謂此之謂也此常

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庶之君之賢親親之恩也

下皆尚書說篇之辭孟子以告若四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章皆言德誠于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矣夫子之性志其持進况其仁賢乎。
四
九詳見四章無思不貽云云。
或坐蒙問曰語云盛德之至

君不得而臣又不得而子辨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也亦北面而朝之辨見蒙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及矣乎不哉此語誠然

乎哉成也堯舜孟子弟子語者訪語也言盛德之士君臣不敢臣又不敢

為臣豈豈乎不安變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帥音率下同蹙是子六勿錯子亦如也象及切。 堯子曰曰否凡八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成在象齊人也故。謂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堯老而舜攝也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來歲也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四海遺密八音孟子舜攝行事其未為天子也故以堯名祖落也如喪者妣思之如父也也遺止也

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

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塗二年喪是二天子矣大日一王言不

得並也威立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堯為

臣也。本篇辨在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又辨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敢

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猶也徧天下猶王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普天非臣如何也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

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

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苦養餘亮切下皆同。曰景子曰非此之謂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

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月不遺信斯言也是月無遺

與人當與天意合之恭天命也。天子不能違天然則舜有天下

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之昔謨謨然

命之乎萬章言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謨之純切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以行去聲又知字曰以行

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

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

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

受故得天下也。且亦下切下同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口天人受其事去而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姓事之

也也百姓安之民皆謹敬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執人之所能為也天

也二十八年之久林人焉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

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觀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

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

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上堯子

也流于舟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相去謂之○天也○謳歌謳歌真之為而為者去○謳歌謳歌舜德也○相去謂之○太

極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太極言尚

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

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比之謂也○此之謂也凡九詳見

無思不●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孟子曰否不然也不

也不如天與賢則與賢言天與子則與子言昔者舜薦

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

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

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

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

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

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去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示久於陽

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際谷之中以藏廟也。施所政反。舜禹鑒相去久遠其子之賢者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舜禹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權為之者大德為也

○精胡孟切。○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吾之不得有天下。○匹夫而

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莫與父之位非

匹夫故得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益伯啟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伊尹相湯以

王於天下湯崩太甲未立外丙二年仲士四年太甲

顛覆復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

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

于亳

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曲既外丙立二年仲壬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

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艾音刈 周公之不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桀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勢周繼其義一也

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古章指言

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用朱商為是地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論語其揆一也又魯之春秋一也。論語其義一也

其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伊尹

自鼎俎而干湯有之 孟子曰否不然否不見也。孟子曰否凡六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擊釜鳴十則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不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有

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擊十則弗視也。一介

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以湯使人以敵聘之賢賢然曰我何

於人也。樂音百浴下同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賦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哉湯問其賢以玄纁之幣帛曰聘之賢賢自待之志無欲

之道。當五高切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賦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哉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推然改率之計欲就湯聘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見之而

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

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謂天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生斯民也止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

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尹自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中

也自任其重如此少許湯說之伐夏救民之石也。推少回切又吾

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社已

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繫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皆同歸他殊途至焉或遠者動身遠也或近者

什者近君也或去者不質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決我也歸於身潔不亏己而已吾聞其以素弊之道

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為王入聞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

誅造攻自牧官朕載伊訓尚書上經篇各牧官禁官朕我世謂身也或始也或終都也言意

欲誅伐禁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官禁把自取之也湯曰或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章指言賢達之理此務也推正以齊時

物中已直行不枉道而取咎期於益治而已矣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雍疽

取咎期於益治而已矣

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為瘠環疽環也

所近神人之瘠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也否不

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也

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足為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知可得也子路以告孔

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

主癯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離由衛賢大夫

彌子殺也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

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

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道諸侯遭宋相難之

惡之罪故謫為百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謫但曰陳侯
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百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
無所難何為主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

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

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
甲辛之臣是為凡入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章指言君子夫居
正以禮進退強伸達節不違自
信故孟子稱之正其大義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
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午以要秦繆公信乎

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繆公之相實然不
事者為之也
好事者為之說此言孟子曰否

事者為之也
凡六詳見

百里奚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以伐魏
垂棘美玉所出地也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

受薛王馬假晉道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

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置不知以食牛干
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
智乎知康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
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也
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以天知康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汙是
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二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卒相秦顯其
君之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
王之道可謂智乎
自衛南以成
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人自衛南於汙
辱而以傳相

成立其君則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為之
乎。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入口而違

音注孟子卷之九

